

散文镜花词

贾宝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散文镜花词

贾宝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镜花词/贾宝泉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6

ISBN 7-202-04197-9

I. 散… II. 贾… III. ①散文-创作方法-文集
②散文-文学欣赏-文集 IV. ①I056-53②I1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475 号

书 名 散文镜花词

著 者 贾宝泉

责任编辑 李 方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290,000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

书 号 ISBN 7-202-04197-9/I·711

定 价 2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不言而喻，理论是有用的，但蓄意讲给人听也不讨好。实话说吧，谁是听了你的说三道四之后才蒔出好东西的？谁用你来指导？

这本小册子，纯说理的想法本来是有的，因为担心蒔成一本教训的书，才写成这个样子：一本关于散文艺术的随感录，随笔集。

按理，纯说理的东西排斥形象思维，不过，我这是关于理论的艺术随笔，“骑”了二者的“墙”，就有了运用形象思维的光明正大的理由。如果哪位读者不喜欢理论方面的教训，自然可以不读，我也不想贪占您的精力和光阴；但这是一本随笔集，并非纯粹理论读物，同理论家的叙说很不一样。我自己出了本书，还是打心眼里高兴。

为了这本书，我将自己大脑库存搜寻一遍，刮了自己的地皮。既然吃亏沾光都是自己，所以纵使疲惫也无怨言。如今书籍品类极多，而读者又很累，很忙，所以，读者，它能否摆到您面前，就看机会和缘分了。

但确实，它是一本认真的书，冷静的书，不向时尚取媚的书，还力图是一本公正的书，有一定海拔的书，采用大尺度、

大视野的书，不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也不给读者造成多大麻烦的书。

我的叙述力图简短，因而多是一些纲目，点到为止，字句间还藏着一些什么没有直说。如果您用心，是能找到的。倘使稍微变通一下，我的意思就是：我的文辞是我思想的岛子，读者，您想停止游渡，暂时歇一歇的话，请您上岛来，看看可有别处没有的风光。

我的文字一半写给您的想像力，一半写给您的知解力，读者，您自己要分得开。

我喜欢在文学之外感悟文学的事情，读者，这也是我要向您坦陈的。

我曾朝墙上挂一幅画，双手扶着画框，却不知是否周正，只好请立在远处的家人帮助校对，可见人对于自己眼睛近旁的东西总是难以把握其面貌。所以，读者，拙著端的如何，就有劳您审正了。

这本小册子乃是一种微弱的声音，一种很快就会被彻底淹没的声音，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读者，在它沉没于时光巨澜之前，您将看不到它徒劳的挣扎，更听不到它的自讨没趣的呼救，它知道自己的定数。

“真是你说的样子？”

“您读了，就信了。”

“还能再好一点么？”

“能！好成什么样子，我可就不知道了。文学的事，只有不同，没有穷尽。”

这些日子，常感到一个声音沉潜到我的心底，挑衅似的问这问那。我一时还分不清它是自己人，或者外人。我能弄清楚的仅仅是：它是一个代表。

因为，声音可以召来声音。

2005 年 5 月 15 日

目 录

序/ 1

此情可待成追忆/ 1

故乡和童年是生命“零公里处”/ 6

文字：镶嵌在精神宇宙表面的星子/ 10

此我与彼我的对话/ 15

看古今散文作家成一人/ 29

理论的无上限和创作实践的有上限/ 33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最辉煌的成绩是白话文渐趋
成熟/ 38

答某生问（一）/ 42

- 答某生问（二） / 52
- 答某学院师生问 / 66
- “那一个世界”与“这—个世界” / 72
- 好感触赋予哪个材料都是一样的 / 79
- 关于“小题材没意思，大题材不好找” / 84
- 饱含诗意，美丽才会是“愁”人的 / 89
- 细节即是全体 / 93
- 小而丰润的小品文 / 96
- 审美片言 / 99
- 观察 / 103
- “以正文当闲文写” / 106
- 个人的就不是别人的 / 109
- 想像与联想 / 112
- 记忆与怀念 / 116
- 文学与科学技术 / 121
- 散文创作与理论指导 / 125
- 精神系统的力量 / 131
- 散文漫议 / 137
- 作家喜欢谈悟，悟是什么 / 158
- 修养·悟道 / 162
- 好散文是一系列“因”的“果” / 167
- 美韶华 水韶华 / 169

素常的情怀,素常的人生/	174
卢岚的两个本领/	180
“灯亮着,人活着”/	189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195
忧劳人生/	201
“对万物抱着肯定的意志”/	205
散文品书录/	211
悼孙犁/	220
繁荣散文创作对编辑的要求/	226
对《散文》迈进 2000 年的祝辞/	230
镜花互照说散文(一)/	232
镜花互照说散文(二)/	236
镜花互照说散文(三)/	239
镜花互照说散文(四)/	244
镜花互照说散文(五)/	250
镜花互照说散文(六)/	255
镜花互照说散文(七)/	261
镜花互照说散文(八)/	267
镜花互照说散文(九)/	270
镜花互照说散文(十)/	273
对散文文体的再思辨/	277

4 散文镜花词

对散文作家素质的再思辨/ 327

对散文继承与创新的再思辨/ 373

对散文与哲学关系的再思辨/ 388

跋/ 399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一位外国散文家说，作家是“追捕自己心灵的猎人。”这个比方颇贴近，也是经验之谈。追捕的过程避免了手与心的捉迷藏，因为捕捉心灵不能用手，只能是心与心的较量。

追捕心灵势必进入回忆，回忆是以心灵富集心灵、以思想收藏思想的心智行为。作家公然设置圈套引诱猎物进去，然后坐享其成。不过推究下去，这猎物本是从作家自己心灵中放出的，无非过了一段时间又觉殊甚可惜，决定用回忆之网收捕回来罢了。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作家心灵中并未多了什么，即使他追捕回一头牛外加两只羊，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的；如果兼及由之生成了新的作品并引来众多读者，那他就有新获得。高明的作家像高明的猎人那样手脚利落，虽设置陷阱地面上却不留下任何痕迹，读者进到他的引力场中，并不自知，只照旧逍遥复逍遥，以为进到新天地，搜求到了自己的世界，纵使以客棧为家也安心。所以，作家意欲追捕自己心灵，却无意中吸引来众多读者；读者当然不会一味被动地任凭其吸引，时间久了，他们也晓得利用作家，也无非借助于作家的墙院，充当自家的牵牛藤架，借助于作家的光焰，反照自家的明媚。

作家只有不把内心的好话说尽，将不说的部分转变成钩钩似的东西，才有众多读者被其吸引；读者被吸引却有自己的打算——借鸡生蛋，借作家作品生成自己的感受，也成为作家。这样，作家作品就转成点燃读者心烛的火燧。读者说：“我虽然吞食了鱼饵，却捕获了钩钩，现在轮到我反钓岸上的渔翁了。”那渔翁却不撒手，作家同读者终于结成胶着状态，拔河似的相持数千年，还频频互换座位。时间一久，大家都学会分身了，即每人都有个岸上的自己和水中的自己。

散文作家通过回忆追捕来的东西，往往是些片段，星星点点，不连贯，只是往事未被时光销蚀掉的“要素”，却是无比珍贵的。它们是作家进行一系列深层思维的酵母，又是一串精光四射的珍珠项链上的珍珠，是“踩着石头过河”这条民谚中的“石头”，它们东一块、西一块、高高矮矮，或高出水面或浅埋水中，迤迤而成供作家跳往彼岸世界的垫脚之物。这些“石头”之间的空白处就要由作家通过想像得来的精神物填充，然后这些虚实相间的东西共同结成美丽闪光的项链，斗柄倒转的北斗，仿若作家以旧梦为经串联起实际生活中若干零散的遗珠。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谈论想像在散文创作中的巨大作用：想像“是真正的艺术基础，想像犹如一个巨大的、光耀夺目的太阳，在原有构思雾霭的上空熊熊燃烧。”“我们应该把一切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归功于创造性想像。”

回忆和想像喜欢联袂行事，回忆中断处，是想像奋起立功的机会。

北斗七星高悬于北天穹上，乡野之人呼为勺星，是将七星

分布图形比作了勺子。人们先根据切身经验和心灵妙悟将七颗星在想像中连成线，再推演成面，推想为常见的餐具，就是立体的“勺子”。这七颗星就是线、面、体的支撑点，没有这些星的“点”就没有人们关于勺子的立体联想。由此可见，通过回忆追捕来的东西，不是“事”而是“事情”，因为它已染上了人们当前的情绪，一方面是它自身，同时又可能成为别的什么，发生着适应人心和现实的变化。无论其多么浪漫神奇，不可思议，都不能脱离作家切身经验，正是作家切身经验和具体物事使得回忆中追捕来的东西具有可塑性，并懂得服从于现实。“身体既然改变了，衣服怎么会不改变呢？”

李义山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无论当时“惘然”与否，“追忆”永是进行时。散文作家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凭借“追忆”把过往的现实还原为目前的现实，更在于当他正在做某件事时便已预感到在遥远的将来必将忆起这件事，于是感叹于好景不再、好月难圆，由是他要提前进入将来，带着追忆的重重心事努力做好眼前事。优秀散文家就是这样，他同时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过日子。他做事比别人多了一颗心，别人一颗心就够了，他得预备两颗，一颗用于做好眼前这件事，一颗留神于提摄该事件中某些类似吉光片羽的性状，备作日后“勺星”建筑工程的四梁八柱。笔者多年前乘车在西双版纳公路上夜行，那夜天穹邈远，星光微薄，车行如闪电，车灯大开，四边是无穷的浓黑，而灯光照射的一线灿过白昼，路边墨绿的林木高高耸峙如警员，绿树之间多生红白色硕大娇花，皆以其依恋不舍之体态语汇对我们颌首问候，只要灯光离开它

们，这一切惊艳之幻美便立即消沉于漆黑大块中，我们同它们刹那间相遇，又刹那间别离，真是韶华何其光鲜也，物我何其贴近也，造物何其任性也，缘分何其短浅也！由对它们依恋顿生生离死别、聚散无常之叹。笔者当时提醒自己：“记住它们，这些转瞬即逝的光色，将来它们定会被忆起，转而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至境，并泽及真善并重的心灵以及散文诗歌。”曾经有过、能够追忆来的，也就是一点事、一点情罢。作家凭回忆追捕来的东西，即使是虚空的，无用乃至“有害”的，也不舍得抛却，只要编织在作品的项链中就成了“有益”的了。有经验的散文作家无比珍惜回忆得来的果实，年代越久远越要“敝帚自珍”，好像它们是人生长途之里程碑，往昔揖别过的三生石，忘川中失效的一瓢饮，保存有自己真实心灵经历的录像带，既可以给人涯际感，又能证明自己生存的长远和实在可触。所以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饱经沧桑的普希金说：“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逝去将成为可爱。”

也有这样的情形，回忆得来的东西好像全然无用，如同八月间弃在旷野一串葡萄，九月仅捡回百十粒果核，或一小撮垃圾，葡萄多汁的肉竟被馋嘴的麻雀贪食去了。问题不在于果核上有没有肉，而要看能否将麻雀食去的部分还原为肉——事在人为！

散文作家每时每刻都被包围在由他所经历过的心灵片段融汇而成的海水中，这才是他自己的真实的精神世界，最可靠的心灵庇护所。全部心灵片段都是有用的，弥足珍贵的。杰出作家的大脑不储存无用的心灵片段，即使平时说不准哪些片段最

为有用，不过只要发现它们像岛屿那样从海水中露出头皮，就意识到该给它们委派新的用场了。杰出作家不会为了未来而割断同心灵往事的联系，也不会为了强化心灵的历史感而被“回忆”纠缠。

智慧在思悟中，历史在回忆中，回忆在往事的排列顺序和有生命的细节中。英国作家托马斯·艾略特认为：“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做诗人的人，历史感对于他，就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感还牵涉到不仅要意识到过去之已成为过去，而且还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要想到自己的时代，还要想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括于其中的他本国的整个文学是同时并存的，而又构成同时并存的秩序……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同时代。”历史感并不等同于回忆，但决不同回忆隔膜。随便一本书都是关于回忆的书。作家追捕心灵的距离，即往事到现实的距离越长，人的生命的纵深感便越大，铺展成的生活场景越宽阔，历史感也越强烈。不过凡事皆有限度，如果人人沉浸于往昔之中不得解脱，也会放松以致失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关注。意大利作家蒙塔莱说：“诗人可以在回忆往事的基础上建立起整个世界，可以以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来组织和重现他的回忆，但没有必要达到过高的地步。”优秀散文家懂得对于回忆的节制，并在有节制的回忆中鉴照将来——借回顾以前瞻，借温故达成知新。

故乡和童年是生命“零公里处”

一些散文研讨会上，常有作者提问：“我喜欢写故乡、亲人，有人说这类作品题材陈旧，不好发表。您是编辑，请谈谈您是如何处理这类来稿的。”

我说，写得好就可以发表。不要太在意别人是否写过。

为什么几乎人人喜欢回忆故乡、亲人？因为故乡是诞生生命、产生记忆的地方，故乡同亲人往往是一回事，忆及故乡必然忆及亲人，忆及亲人往往忆及故乡。凡发端处都有标志的意义。许多世界级大都市都设定“零公里处”，比如巴黎圣母院门前不远处是巴黎的“零公里处”。人们远行千里万里也以“零公里处”为起点，没有它自是无法算计行程。故乡和童年就是人的“零公里处”。故乡作为人的生命起点，一生穷通与之关涉难断，相互旋绕不休，怎敢又怎能忘怀呢？再说，我们童稚时期可能家贫，父母脾气不好，将种种不快发泄到孩子身上。而一旦回到祖母、姥姥家便一步登天，立时成了太上皇，吃喝玩由着我们，破坏贵重家什由着我们，将长辈充做牛马骑乘由着我们，童稚的虚荣心给祖母、姥姥惯疯了。而长大后入世渐深，这也不顺，那也乖张，这巨大反差更让人怀念长辈的慈爱；何

况，童年的故乡是永世不能返回的，童年时亲人的相貌是永世不能再相见的，一切已永远隔绝于时光大河之彼岸。这样，作为天堂和伊甸园的同义语的童年和故乡就愈发珍贵起来，被置藏于脑海最深处，夜阑人静时，多情善感的魂魄便要飞翔到时光大河之彼岸撒野，假若童心复萌，便饮取一杯流霞解饥渴，顽皮发作，则登屋顶而放歌，化人籁而成天籁，散入银汉以助其波。人啊，愈是不能做到的，浪漫的魂魄愈要萦怀不已。

为什么散文家喜欢写故乡、亲人？跟上面一个道理啊！好散文讲究真情实感，散文家对于故乡、亲人就怀抱真情实感，是散文这种体式把散文家逼回故乡，逼到亲人身旁！故乡和亲人是真实的，往事是亲历的，无须编造。艺术创造不是要体现真善美么？在散文家心目中，亲人真且善，乡土真且善，庄稼真且善，甚至连牲畜也真且善，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散文家不必特意寻找美，只要找到真、善就找到了美了，凡真与善融合的即是美的。父母真且善，父母就美，所以中国民间有“儿不嫌母丑”的教训。这个美用的是情感标准，同美学黄金分割律不一样。在散文家爱的目光下，一只蝴蝶就是一只凤凰，一朵轻云就是一条阿拉伯飞毯，一眼老井就是一口聚宝盆，一垛籽棉就是一座“太阳山”，一株老枣树即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老人家，拉犁拖车的老牛几乎就是父亲的同义词，连地表盐碱亦如阳春白雪，太虚片云，人在上面恍然立身于群玉山头，韶华满目，不觉的心共云旗飞扬。此时作家若能心手相师，事随笔使，指物即成诗文。忘记故乡岂不等于丢掉最为优良之艺术矿砂，进而失却作家自己？

检验散文作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看他有限的笔